旁白:

和查理苏约好在公司楼下见面，我提前十分钟下了楼，却发现外面飘着雨滴。

查理苏没有随身带伞的习惯，待会儿地铁站到家也还有一段距离。趁着雨还不大，我干脆去附近巷子里的便利店买了把伞。

付完款出门，我往地铁站走，隐隐约约有脚步声跟在身后，刻意压低了似的，很不寻常。

现在公司离得更近，我取出手机，装作打电话的样子，调转方向，加快步伐。

绕过前面的拐角就是大马路了，身后的脚步明显开始加速，有风声朝我的后脑勺逼来，我把自己用力甩出去，身侧传来棍棒落在地上的声音。

阴影中出现三个人形，包围住我，他们的打扮很像混迹在街头的无赖。我的背上渗出冷汗，手中却已经凝聚天赋，要先发制人！

为首的混混被我打中，趔趄了两步，撞在砖墙上。另两人没有防备，片刻才反应过来，向我扑过来。

这一时间已经够我结成防护的盾，他们撞在看不见的墙上，身上显出道道伤口，一时间不敢上前，只在我周围徘徊。

混混:

妈的，没听说过这个女的这么难搞啊！

旁白:

我捕捉到了这句话，心里一惊。

我:

谁派你们来的？！

旁白:

他们知道我是谁，并不是为了打劫。

黑暗中响起了越来越多的脚步声，看来这里埋伏的人远不止三个，再缠斗下去不是办法，我得尽快报警。

我用天赋将全身包裹，用尽全力朝巷口撞去，有人上来拦我，我伸手胡乱地抓，配合天赋，有几声惨呼传来，我得到了逃跑的契机。

不敢回头，我边跑边掏出了手机，却见前方就有派出所红蓝颜色的标志，赶忙冲过去。

我:

你好，有人跟踪袭击我，就在后面。

旁白:

里面有名警察正在值班，闻言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外，让我先进来，不要害怕。

也许是看到我进了警局，外面一时间没了动静。我坐在门边的椅子，检视浑身上下，发现了一片破损的衣料，大概是我从哪个混混身上扯下的。

正准备给查理苏发个消息，就在这时，我看到那名警察对着电话说了些什么，随后走过来，关上了派出所的大门。

我:

你这是——

旁白:

话音未落，我只感觉到汗毛瞬间竖立，仿佛四面八方都是危险。

我下意识地竖起屏障，让它扩展出去。

？？？:

……

旁白:

背后响起了一声笑，我的屏障被轻易击穿，尖锐的刺痛打击在我的脖子上。

是天赋，这是我在不省人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

意识再次回笼的时候，我感到身体晃晃悠悠的，似乎正在向前移动，前方一臂的距离传来模糊的话音。

？？？:

您放心。对，她没有和查理苏在一起。

旁白:

这声音很熟悉，我回忆着，陡然清醒过来，这是那位廖姓局长的声音！是，我就是在警察局

被袭击的。

脖颈处的钝痛还未消退，我想要睁开眼，却发现自己的嘴巴和眼睛都被蒙住了。

查理苏，他们提到了查理苏，还是冲着他来的吗？想要用我威胁他，取消新闻发布会？他们能操控警察？

我心急如焚，屏住呼吸，努力去倾听外界的声音，汽车的引擎声、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人群的嘈杂，看来我是在一辆车上，具体在哪里不知道，但还在市区。

我的手被绑在胸前，脚踝也被胶条缠住，几乎不能活动。

手指问传来柔软的质感，是那片混混的衣料，不知怎的被我带上了车。我想了想，艰难地蜷缩起身体，把它卷起，塞进耳道里，用头发盖住。

做完这些，我猛地挺身，参照人声的方位，撞向前面驾驶座的位置。

嘎吱—一我的判断没有错，大概是影响到了方向盘，车子险些飞了出去，我也重重地跌在一个人身上。

怒骂声传来，车停下了，我被扯住手臂甩回了后座。外面似乎有人在问司机需不需要帮助，至少我引起了注意。

车再次启动了，车里的人没有再讲话，似乎过了很久，我闻到一股水腥气，胸中升腾起不好的预感。

还想要反抗，车门打开了，我被扔到地上。

混混:

撞什么撞，找死啊！

？？？:

轻点，别留下证据。

旁白:

我发出呜呜声，拼尽全力，调动出自己的天赋，可是之前的打斗和防护消耗了太多，一时之间，根本凝聚不起任何力量。

似乎有人俯下身来，廖局长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起。

？？？:

小姑娘，别怪我们，要怪就怪查理苏和你走的太近了。

动手吧。

旁白:

一只麻袋套住了我，陈年发霉的味道几乎让我窒息。

我还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失重感席卷全身，风声在耳边呼啸，冰冷彻骨的河水如同数把小刀扎进我的皮肤。

世界变得死寂，他们将我扔进了水里，他们想要杀我。

心跳的节奏越来越快，我呛了水，有一把重锤挤压着我肺部的氧气。

耳朵骤然传来一阵刺痛，让我昏蒙的头脑清醒了些许。

选项光:继续挣扎

旁白:

找到那些人的证据还在我的耳朵里，当时我是想要把它交给查理苏的。

我和他约好了要一起逛夜市，一起吃夜宵。我们还要私奔，要一起胜利，一起看黑夜结束，太阳升起。

这些我都答应过他，不能轻易反悔。

每一缕回忆都仿佛变成了手，不断地拉扯着我，鼓励我继续挣扎，我听到麻袋被崩开的细微声响。

选项夜:换种方法

旁白:

刺痛提醒了我，我狠狠咬住口腔内测，让自己保持清醒，顺着零星浮力扭动身体，想要从深渊中逃脱。

但麻袋终于崩开，盖在我眼睛上的黑布也被水流带走。嗡嗡的耳鸣中，我听到了查理苏的声音。

氧气逐渐消耗，像是火灼烧着我的食道。我想要叫他，涌进来的只是凛冽的河水。

最后一眼，我看到水面上掠过一双纯黑羽翼的影子。

分支结束

旁白:

胸口传来一阵疼痛，有人在不停地按压我。

力道很大，随之而来的声音也很慌乱，真奇怪，这个声音从来没有那么慌乱过。

查理苏:

睁开眼睛，睁开眼睛看看我。

是你先悔婚的，你先招惹的我。

你答应我的事都还没做，不能让我一个人去私奔。

不想让我叫你未婚妻以后我不叫了，但你先睁开眼睛好不好……

旁白:

我想的啊，我想告诉他，我想睁开眼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睁不开。

手指似乎还能动，我勉力移动他们，不知触碰到了什么，眼前一瞬问光怪陆离。

我看到查理苏提着满满一个食盒，等在公司楼下，在雨中不断地拨打着我的电话，却一遍遍地进入忙音。

看到他发现巷口崭新的雨伞，只站了一秒，便疯了似的腾起羽翼，顺着湿润地面上的一道车

辙追去。

看到他狂奔在路上，撞到一辆电瓶车，摔倒在马路边，额头流出鲜血，却只顾伸手去够掉在地上的手机。

还有他目眦欲裂，收起黑色的羽翼，不顾一切地扎进水里。

每一个画面都在我的心口撕裂出鲜明的痛感。

翻身坐起来，我剧烈地咳嗦、呕吐，把水、食物，还有胃里的所有东西都吐了出来。

直到嘴里弥漫着苦胆的味道，空气似乎重新回到了肺部，我的视野恢复了一些一一我看到了

查理苏。

他的头发湿漉漉的，一滴滴水珠沿着他青肿的脸滑落，洇过大大小小的伤口。

应该很痛吧，他毫无知觉 ，只看着我的脸，我的眼睛，对上视线的一刹那，他再也无法控制表情。

滚烫的嘴唇落在我的额头上，我只听到反反复复的三个字，对不起，对不起。

我:

查理苏……我真的不是回光返照吗？

查理苏:

不会死，就算你做了鬼，我也要把你从阎王手里抢回来。

再说了，我不是祸害吗，你是祸害的未婚妻，你得比我活得更久。

旁白:

他像是怎么都看不够一样，贪婪地注视着我。

他的声音像是要哭了。

查理苏:

是我蠢，你骂骂我好不好，或者打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你别讨厌我。

旁白:

身体知觉恢复了大半，不由自主的，我抬手抹掉他伤口附近的水珠。

我不想要他这样，我总是想要看到查理苏最自由自在的样子，干脆逗逗他。

我;

我听到你已经答应了，以后不叫我未婚妻的。

查理苏:

现在反悔行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这个不行。

我:

你说话不算数。

旁白:

他扶着我坐起，确定我没有大碍之后，紧绷的肩膀才稍稍松下来。

查理苏:

算了，大不了重新追，反正一直都是我死皮赖脸缠着你，都是我的选择。

旁白:

我低头笑了笑，明明还是满身潮湿，却好像已经被太阳烘烤过了，暖洋洋的。

耳朵突然又传来一记刺痛，我抬手捂住了那里。

查理苏的神色紧张起来，他让我躺在膝盖上手指轻轻拨过我的耳廓。

不愧是外科医生的双手，那块布料被轻易地取出来了。

看着掌心的东西，查理苏半晌没有说话，我拉了拉他的袖子。

我:

这是从那群人身上偷偷扯下来的布条。

我当时想如果我真的死了，这个会被发现，可以当做证据。

旁白:

他的眉头皱起来，嘴唇紧抿着，原本英俊的脸扭成了一团。

他俯下身，紧紧地将我抱起，就像是抱着一个小孩。

查理苏:

我的未婚妻怎么这么厉害。

不会有比我的未婚妻更聪明的人了，也不会有比她更坚强，更勇敢的人了。

旁白:

他的声音逐渐艰涩，我的头发里传来湿意，那种液体很温暖，是和冰凉的河水不一样的触感。

我:

你别哭啊，你哭起来肯定丑死了。

查理苏:

怎么可能，我哭起来也是最帅的。

旁白:

我们难得没有继续斗嘴，也许是我认同他的话，也许是他抱着我，让我感到太舒服，便让他这一次。

查理苏脱下外套，为我挡着另一面的风。

我把头埋进他的怀里，无法克制的颤栗又回来了。

我:

查理苏，其实我刚才真的有点害怕……

旁白:

其实我一点也不勇敢，一点也不坚强，在水底的时候，我只想要立刻看见你，看见你，一切就会好的，你知道吗。

我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将这些话说出来，但查理苏听到了，他靠在我的耳边，说着含混不清的话，像是我知道，又像是对不起。

他带着我飞回了家，我被他护得很紧，感受不到一丝风吹，在天上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半夜，我发起了高烧，滚烫的体温像火焰在吞噬我。

一双手一次次地替我换上湿毛巾，每一次都带来恰到好处的凉意。

滚烫的感觉褪去了，我却又好像坠入了冰窟，好在有一个温暖的胸膛从后面抱着我。

我梦见了一片金黄色的海岛，只有两个人存在，查理苏乘着舢板，将开了壳的椰子递到我面前。

再次醒来，我的神志清醒了许多，只是经历了一场浩劫，身体有些虚脱。

查理苏就坐在床边，注视着我。

我:

怎么不跟我说早安？

查理苏:

因为现在是下午，笨蛋未婚妻，你睡了整整一天。

我:

怪不得我现在精神那么好。

旁白:

查理苏没接我的玩笑话。

我抱了抱我，这次是一个很轻柔的拥抱。

查理苏:

你真的睡了好久。

旁白:

我想要起身，他帮我竖起枕头靠着。

等我靠稳了，又递过来一小支液体，扶着我让我喝了，是葡萄糖。

我:

公司那边——

查理苏:

帮你请了几天假。

旁白:

他无奈地看着我，指了指地上的几个纸板箱，里面装着我的办公用品。

查理苏:

你在公司的设备，我都拿过来了。

要是你实在闲不下来，也可以用。

旁白:

接下去的几天，查理苏也待在家里陪我，哪里也不去，每一顿都亲自下厨，厨艺突飞猛进。

我洗澡的时候，他便在门外守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我笑他像只巨型犬，他让我多吃点饭，多长点肉，他比较喜欢肉包子。

还有的时候，晚上我醒过来，会发现他也不睡觉，就在旁边看着我。

我说自己没事，让他去睡觉，他摇摇头说自己精力充沛，不需要睡觉，没办法，我只好让

点床给他，说再不睡觉我就生气了。

他会躺上来，但躺得很老实，绝不影响我的睡眠，只是用手背蹭着我的指尖，似乎很满足于

这一点勾连。

我们谁都没再提及落水的话题，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但有一天深夜，我发现他坐在沙发上，似乎是出去过了，身上沾染着夜露的气息。

见我没睡， 他愣了一下。

我:

你怎么坐在这边，是刚回来吗？

查理苏:

有点事要处理。

旁白:

他的风衣口袋里露着一片熟悉的布料。

查理苏:

快回去睡觉。

旁白:

查理苏走过来，牵起我的手，把我拉到床上，为我掖了掖被角。

他的手是刚洗过的，有股干净的香皂味，但还是盖不住一点河水的泥腥。

我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的，有些睡不着。

最终还是偷偷跑到沙发边上，拿起他的外套触碰。

我看到查理苏站在港口，透过云层的月光是唯一的光源。在他面前，那个与我打斗过的混混

被倒吊在麻绳上，手脚都被束缚着。

查理苏向他说了些什么，混混剧烈地反抗起来。

但没有用，绳子骤然下放了一截，他的头浸入水中。

查理苏冷眼看着水面，起初是巨大的水花，没过多久，挣扎的动静越来越小。

水面快要恢复平静时，他打了个响指，绳子再次收紧，将男人从水中拽了出来。男人像是脱水的鱼，猛烈地咳嗽喘息。

查理苏:

谁让你抓她的？

混混:

反正说了也是没命，有本事就让我死。

查理苏:

你怕死吗？

旁白:

查理苏蹲在他面前，眼睛深不见底。

查理苏:

从发现她失踪，到我赶到这里，过了四十八分钟。

我一直在想，却怎么也想不出，这四十八分钟里她的感受。

待会告诉我，好吗？

旁白:

一股力量将男人再次拉下，又瞬间浸入冰冷的水中，尖叫声消散在水底。

查理苏不再问任何问题，甚至不给对方开口说话的机会。

就这样反反复复，在对方即将溺死的瞬间，再捞他上来。

他不停地看着这个场景重复，神态里却没有任何快感，像是一潭挣扎的死水。

终于，男人忍受不了了。

他似乎想要说出一个名字，却被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炸成了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

查理苏的脸上沾满了血迹，眼中有一瞬间的错愕，很快被近乎疯狂的神态取代。

他蹲在水边，将血洗净，洗了很久很久，再次站起的时候，又是那个冷静的查理苏。最后检查了一下身上，他决定回家了。

原来他心里一直都不曾好过，但他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来。

我再次上床后不久，查理苏也躺到了我的身边。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这个晚上就那么过去了。

第二天，查理苏一切如常，但我眼中曾经的静谧生活不知所踪。

我无比期盼新闻发布会能够赶快召开，我们能够将DEA背后的罪恶公之于众，证明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但是就在睡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

请问是未婚妻小姐吗？

我:

我是，您哪位？

？？:

我是查先生联系过的，要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记者。

记者:

查先生本来定了后天开发布会，我这两天发消息给他确认，他说可能会延期。

能不能麻烦你问问他。

我:

好，我知道了，我会问问他的。

旁白:

我挂掉了电话，查理苏正在浴室，我不知道该如何问他，我只想要立刻看看他。

浴室的门竟没有关严，从缝隙里，我能够看到查理苏的身影。

花洒开着，他的村衫却没有完全脱下，沾了水，湿漉漉地黏在他身上。

起初，他愣着神，脸上的表情似是在回忆什么。

灰暗的瓷砖反射冷清的光，他慢慢地低下头，抵住钢铸的管道，张开嘴，却像是将要窒息的人，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为什么那么痛苦，为什么不叫出来。

是怕我听见吗，还是说你已经不会发泄这种感情了。

我咬着自己的嘴唇，几乎要咬出血来，忽然查理苏抬起头，与门边的我四目相对，我们都愣住了，好一会儿，他才先笑了笑。

查理苏:

你怎么在这里，吓我一跳。

我:

是、是新闻发布会的事……我突然想起来，还顺利吗？最近都没听你说起了。

查理苏:

当然，证据和证人都找到了，怎么突然问？

我:

没有，只是觉得你说的不全是实话。

旁白:

我想触摸他的双手，感受他此刻的心跳和情绪。但他突然拉开距离。

查理苏:

别闹。

旁白:

我再次试着靠近，他却扣好衣服，侧转身，跨出了浴室。

查理苏:

乖，听话，回去睡觉。

旁白:

我们僵持在客厅里。两个人都不说话，却又各怀心事。

我伸出手去，想要一个拥抱，他似乎有些动摇， 但最终还是站在原地。

怎么回事，我们变成了现在这样。委屈、恼火、心疼，所有情绪一股脑地涌上来。

我跑到玄关，把他挂在那里的家门钥匙拿走，又将他连人带外套一起拉过来，推出门。

我:

不说就收房租了。

旁白:

一阵夜风吹过，我只穿着睡衣，不禁打了个赛战，查理苏抬起手，主动把自己关在了外面。

门外没有一点声音，我的心里乱成了一锅粥。

他身上的水好像也没擦干，不知道冷不冷，还有，我这个样子他真的不会生气么？

我忍不住走到窗边看去，却发现他站在走廊，对着窗户跃跃欲试，正在考虑是否要从那里爬进来。

糟了，居然忘了关窗！

我连忙上去阻止，查理苏的一只脚却已经跨过了窗口。

推揉间，两个人一起摔在地板上。

他的手护著我的后脑，，我趴在他的胸口，双手捧住他的脸，不依不饶。

我:

交房租。

查理苏:

我就是房租，你把我收了吧。

旁白:

他两手一摊，大字型躺在地上，大有一种今天绝不动窝的架势。

再被他这样无赖下去，今天又要过去了。

到明天，他又会一切都好地逗我笑，然后独自躲在浴室里，开着花洒，哭也不敢哭，叫也不敢叫。

再这样下去的话，他……也太孤单了。

我俯下身，枕在他的胸口，听他一下一下的心跳。

我:

查理苏，我们来玩Russian roulette怎么样？

查理苏:

你确定要跟我玩这个？

旁白:

这句问话的意思是，他对这个游戏特别擅长。

我:

那你有什么不擅长的游戏吗？我们就玩那个。

旁白:

查理苏看着我，那种无赖的神色不见了。

查理苏:

这么想赢我？

我:

想。

旁白:

他又看向天花板，叹了口气。

查理苏:

怕你了，我投降。

旁白:

他抓过我的手按在他胸前。

查理苏:

但你要答应我看完不准哭。

旁白: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也许是他主动让我看的，我几乎不需要感受，画面就出现在脑海。

一开始都是与我在一起的时光，我陪着他去做移植手术，在窄小的阁楼找到了他，和他坐在

医院外吃牛奶和面包…

它们像倒带一般迅速模糊，直到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位于荒山中的破旧小屋。

小屋的角落里蜷缩着两个手脚被缚的银发男孩一个小小的身体都在颤抖，却做出一副坚强

的神态。

另一个还能露出笑容，对兄弟说悄悄话，似乎是在宽慰，目光将整间小屋一一看过，平静得不像孩子。

蒙着脸的男人在小屋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正拿着一只老旧的手机通话。

绑匪:

姓查的不肯交药的配方，这两个小孩你自己看着办。

旁白:

那头说了些什么，男人冷冷地笑了一声。

他挂了电话，随手把手里的烟头扔到了小屋一角的稻草堆上，火星蔓延开来。

我触电一般地收回手，对上了查理苏的眼睛。

他应该已经知道我看到什么了。

我:

这个药就是……

查理苏:

就是DEA，也是我弟弟的死因。

旁白:

他的呼吸声慢慢的，仿佛越慢，他将要讲述的事情就越不会发生。

查理苏:

二十三年前，有个男人梦想创造出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为此研制出一种药物原型。

有许多人，比他更有权力、金钱或者力量的人，看到了这种药物蕴含的可能性，想要将它据为己有。

他们绑架了他的两个孩子，要他拿药物的结构式来换。

结果你也看到了，他没换。

旁白:

查理苏不再说下去，而我也已经明白了。

何医生说"意外〞时古怪的神情。他提起弟弟时想要轻松，却终究不能完全的神态。

还有我被绑架后，这些天的种种。他在恨，又在害怕，他身边的人要再一次变成利益斗争的牺牲。

只是，我为什么没能早一点发现，如果我有更多的感应，我一定不会这样问他，不会要他亲

手揭开伤疤。

我又摸了摸他的胸口，再一次看到了弥漫山林的大火，还有交换鞋子的两个男孩。是查理苏

逃了出来。

我有点想哭，眼眶无比酸胀。

查理苏:

答应了我不哭的，未婚妻，什么时候这么爱哭了？

旁白:

查理苏抬起手，轻轻抚过我的眼角，抹去上面的水痕。

越抹越多，他最终放弃了，任由眼泪滴在他的脸上，睫毛上。

查理苏:

我不是他，不会犯这种错。

我会追查到底，也会保护好真正重要的人。

所以我不会怕。

旁白:

他的声音很低，就像在对自己说话。

查理苏:

我比那时候的我，强了很多。

我:

很多很多。

查理苏:

还有你在。

这个故事，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结局。